文化什錦

紅樓夢裡過大年

劉麗華

人家大觀園裡過年，過的是氣派，奢華，諸多講究讓你望塵莫及。

首先忙年。見《紅樓夢》第五十三回：「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治辦年事……賈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眞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不忙豈行？賈府上領皇上恩賜，下收地莊年物。試想，一個烏莊頭送來牲口食糧銀子，在路上就「走了一個月零兩日」，豬都有暹豬、湯豬、龍豬、野豬、家臘豬五種，羊也有野羊、青羊、家湯羊、家風羊四種，共達一百八十隻，海參是五十斤，各色乾菜一車；還有鹿舌、牛舌、銀霜炭、柴炭、胭脂米、常米、碧糯、白糯、粉粳若干等銀子，那榮寧二府少也有十六處莊地，送來的年物不夠他們忙的？還有，就一包碎金子，傾成押歲錁子，都花樣繁多，有梅花式、海棠式，筆錠如意和八寶聯春。請人吃年酒還要開單擬日。可見，賈府過年，過的是精緻，是排場。

其次朝賀。「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次日，由賈母有誥封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着衆人進宮朝賀」。朝賀，就是朝覲慶賀。賈府對皇上和元妃，可謂畢恭畢敬，就連一把年紀的老祖宗對孫女元春也不例外。

再次祭祖。祭祖，是爲避災得福對亡祖的一種祭奠。因寧公居長，宗祠在寧府，榮府包括賈母在內，一朝賀歸來，就聚集寧府。「只見賈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毯……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隙空地。」祭畢，在尤氏上房飲茶，賈母坐炕上，有靠背引枕，外搭黑狐皮袱子，白狐皮坐褥；寶琴等姊妹坐地上的雕漆椅，椅上都搭灰鼠小褥，椅下都有一個大銅腳爐。而榮府這邊，火盆內焚着松柏香、百合草等候大夥歸巢。眞夠貴族。

接下行禮，發押歲錢。衆人回榮府後，雖賈母笑道：「一年價難爲你們，不行禮罷。」但男一起，女一起，依舊行禮。然後給兩府男婦小廝丫鬟散押歲錢、荷包、金銀錁。

然後吃年夜飯。「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果，如意糕畢」。看，一頓年夜飯，曹翁寥寥數語，就盡顯檔次。

除夕，大觀園裡張燈結綵，燈火通明，上下打扮得花團錦簇，一夜笑語喧嘩，煙花爆竹不絕。可見，賈府一夜狂歡。接着，「至次日五鼓，賈母等又按品大妝，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瞧，初一大早，又是朝賀，這天元春生日，兼祝她長壽。而領宴回來，又是祭祖、受禮一番。然後，由薛姨媽李嬸陪老祖宗說話，寶玉、黛玉、寶釵等姊妹陪她下圍棋抹牌作戲，其樂融融。而請人吃年酒的事由鳳姐、王夫人忙去。

賈府過年，就是這樣大操大辦。只是這個年，應了賈珍一句「黃柏木作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成了賈府沒落的一個轉捩點。

年夜飯上「一品鍋」

趙修慧

飲食男女

一九五一年我參軍後，連續有十八年沒有回家過年。每逢除夕，窗外鞭炮聲響起，我躺在床上想念親人時，最常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家人圍坐一桌吃年夜飯的場景。大圓桌周邊坐着奶奶、爸爸趙家璧、媽媽、四個孩子，加上常住在我家的二舅媽和叔叔、大姨、表哥、表姐等總有十來個人，桌子的中央一定放着一個，近二尺直徑的「一品鍋」，這種鍋是銅錫合金製作的，分兩層，下面是個炭磯，裡面放着五六個正在緩緩燃燒的炭磯，上面的鍋裡會卧着一隻雞、一隻蹄胖、許多蹄筋、魚肚、雞蛋、冬筍、白菜、蛋餃等好吃東西，鍋裡的火腿則早就被媽媽拿出來切成薄片，與醬鴨、海蜇、燻魚、糖醋蘿蔔等，作爲冷盤，圍放在一品鍋的周圍。一家人圍桌坐下後，媽媽才愼重地揭開鍋蓋，此時，一股濃郁的醇香滿屋飄浮，引得孩子們伸長了脖子，向鍋中張望。鍋中湯清、菜綠，雞和蹄胖飽滿光亮、孩子們個個垂涎欲滴，把碗拿在手中，眼巴巴的望着。媽媽不急不忙按輩分長幼，先給奶奶，姨媽、爸爸的碗中盛滿，然後讓孩子們各取所喜。不論人多人少，這麼大的「一品鍋」是一定會被吃得鍋底朝天的，因爲它的味道實在太美了。直到現在，我們兄妹，一提起過年，總忘不了「一品鍋」，自然也想買了一個給自己的小輩們嘗嘗，可是，這種「一品鍋」在市場上從來沒有見過，它是泊來品還是祖傳珍藏呢？

直到近年我才知道我家「一品鍋」的來歷。原良友復興圖書公司的老職工、現年九十五歲的翁香光女士，在回憶良友往事時告訴我，她十八歲進良友公司做資料員，後來趙家璧教她做校對工作，還讓她把資料帶到家裡校對，讓她增加了知識也增加了收入，她很高興，也很感激。當時公司出版《良友畫報》，社會上男女老少都喜歡看，每出一期公司都會贈送一份給本公司的股東。她的父親翁瑞午是公司股東，當然有一份，可是，她媽媽從來也看不到畫報，因爲陸小曼喜歡看，翁瑞午把畫報放在四明村陸小曼家了。翁香光心中不服。有一天她把自己父親名下的畫報擅自拿到家裡去了，陸小曼沒有拿到畫報，打電話到公司找趙家璧。聽說此事，翁香光心裡忐忑不安，等待着父親和上司的責備。但趙家璧啥也不問，馬上給陸小曼寄去一份。預想中的風波煙消雲散，她心裡對趙家璧更增加了一份感激。過年時特地請媽媽做了「一品鍋」，由她父親翁瑞午開着小汽車，送到愚園路趙家。她說「那時你弟弟修義還在小床上爬呢！」我想，這應該是我家第一次吃「一品鍋」吧！從此「一品鍋」，這種上海上層有錢人家的廚具，進入了我們這樣的普通百姓家。讓我從小就有了，過年一定要吃「一品鍋」的錯覺。

十八年後，我復員回到上海，帶着孩子到媽媽家吃年夜飯，心裡盼着吃到久違的「一品鍋」。但此時家裡已大變樣，不但書桌、書櫃沒有了，連書也一本沒有，小小的兩間房，哪裡放得下圓枱面，「一品鍋」當然不在了。但它不是被「文化革命」的，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大煉鋼鐵時，媽媽響應號召主動捐獻的。

現在父母都已過去了，但每年春節，我們兄弟姐妹總會聚一聚，席間大家最不能忘懷且津津樂道的還是這隻「一品鍋。」

我在斐濟躲過「世界末日」

黃貝妮

域外漫筆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就在不少人囤糧買鹽造太空艙以對付「世界末日」的時候，離「地球毀滅」還有五天時間，我被朋友Chris拖着，飛到了——斐濟。

估計不少人對斐濟相當陌生，斐濟在什麼地方？不瞞你說，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我也如墮雲裡霧裡。後一查，不得了，凡能在網絡上收集到有關斐濟的照片都美麗得不切實際。那是比爾·蓋茨度蜜月之地，是國際著名影星美國湯姆·漢克斯最愛之島，是南太平洋由三百多個珊瑚礁、椰林搖曳的碧綠島嶼組成的全球十大蜜月旅遊聖地。

剛下飛機，我們就被斐濟大叔粗獷悠揚的土著歌聲所歡迎——滿眼的綠，爛漫的花、高矗的椰林、潔白的沙灘、五彩繽紛的魚兒，讓你驚嘆「天堂也不過如此」吧。

入住的酒店就在海邊。我慶幸Chris把我流放到這個美麗的天堂，忘掉一切，享盡happiness，瀟灑迎接「末日」的來臨。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讓我深深體會到，澳洲人眞是一個很會享受的民族，即使「世界末日」眞的來敲門，也還要熱火朝天地定計劃去追逐夢想，追逐希望。

天黑了。剛躺下想舒服一會兒，酒店突然打來電話：四級熱帶風暴「伊凡」就要侵襲這裡，誰也不准出去，帶上身份證，全部人員移居到二樓大堂裡。氣氛驟然緊張起來，Chris一把扯過枕頭夾在腋下，我緊跟其後，匆忙跑到指定地點。

那是該酒店唯一一個全封閉能容納幾百人、可以安全抵擋「伊凡」的場所。穿戴凌亂的各色遊客擠在一起，面面相覷，個個埋頭手機查詢情況……此時大家才知道，斐濟二十年來最惡劣罕見的颶風正以二百七十公里／小時的風速，自北向南朝我們撲來——它在海面捲起的巨浪狂風一路將樹木連根拔起，有的房屋像葉子一樣翻轉着然後重重砸到別的屋頂上，已有十多人傷亡失蹤，三千多人無家可歸。斐濟機場全線封鎖，數千澳洲旅客不能回國，強降水已開始切斷了很多地區的電力和自來水供應……

看來，我們必須呆在大堂度過這一晚了。還好，酒店提供了食物、水和被褥。百無聊賴中，我挺起脖子打量着圍坐在我身邊的人。我忽然覺得自己置身在電影《二〇一二》中，各種人的各種裝備讓我忍俊不禁。歐洲人把所有家當都帶進了禮堂，但裡面全是短衣短褲。澳洲人就帶了個枕頭和本書。這時，Chris指了指我們旁邊的斐濟當地遊客，這一看，我的嘴巴一定張得比空調的送風口還要大……一家三口帶的大包小袋足夠讓兩家人吃上十天。看來這樣的風暴不是他們第一次經歷。這時，妻子打開其中一個包，我這一瞄不要緊，瞄到了一盒急救箱，裡頭竟然連哨子都準備好了！Chris對我說，在這麼緊急突然的風暴通知下，竟然能把急救箱給帶上，這裡有幾個遊客能想得那麼周到？Chris好像瞬間變成了老師，他給我上課——從應急預案的角度來說，思維的快速推進就是不斷地從一條救命思路跳到另一條逃生思路，直至找出最適當的生存方法。我似懂非懂。他給我講「松鼠的故事」。松鼠在食物充足時，總是有心將食物留下一些，挖個洞好好儲存下來，以便在寒冷的冬季或食物短缺時挖出來吃。松鼠這個好習慣值得我們人類仿效。因爲人生有起有落，應樹立「豐年預備災年」的憂患意識，趁年輕盡早爲自己準備一個「急救箱」（他指的是一筆急用現金），以備不時之需或好年景時的投資之需。

我的手機沒電了，問Chris怎麼辦。我想將他一軍。他狡黠微笑：「這個難不住我！」很快，他竟弄到一個應急插座，並找到一個隱蔽電源插口！這傢伙，還行。

面對「末日」臨頭的Michael，是地道的澳洲人，在來斐濟之前，他特意買了張三千萬的澳洲抽獎券，說假如中獎了他就不回澳洲了，用那僅剩的幾天把斐濟酒吧喝個遍！天使面向未來，魔鬼面向過去，讓魔鬼見鬼去吧……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三個小時後，手機完全打不出去了，瘋狂的「伊凡」將我們與對外的聯絡全部掐斷，任何網絡都無法運作。凌晨，情況已相當嚴重，我們不僅成了孤島之人，外面「嘶嘶」狂叫的野獸把魔爪伸進了這裡，一樓酒吧已灌進了海水泥沙和殘斷的椰枝。聯想到震驚世界的二〇〇九年印尼海嘯和前年日本海嘯災難，通宵未眠的我突然陷入不知去哪裡的慌亂中，急急抓住Chris的手，難道世界末日眞的提前到了？

這時酒店的管理員進來了。大家向他詢問各種問題「目前情況如何？什麼時候可以回房間洗澡？如果不行的話，請問第二選擇方案是什麼？然後還不行的話，第三選擇是什麼，最後我們希望……幸福地活着回去。」

大家把球拋給他，等待他的回答。他眞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對大家的問題他不正面接茬，笑瞇瞇地指着頭頂的燈光說：「朋友們，這光源現在是我們送的，我們有能夠支持四天的全天工作的柴油發電機，因爲島上已全部停電。但瞧，大家一點感覺都沒有，不是麼？」

「嗯還有，我們囤積了七天的食物和食用水。所以我們基本的幸福一定能得到保證。」這時，大廳已經有人爲此鼓掌。很明顯，酒店對於平常的熱帶風暴已經有備而戰了。

但面對二十年不遇的四級熱帶風暴呢？大家還是有點擔心。管理員對我們的憂慮好像沒有反應，他接着說了一句：「大家知道嗎，最重要的是我們能提供足夠四十天的酒精飲料！」嘩——掌聲雷動，士氣高漲。當場所有的人都從鬱鬱寡歡激動得地動山搖。

當時我就傻眼了。四周觀望，哈哈，難怪！在坐的大部分都是澳洲遊客。這就好像跟意大利人說咱們有足夠四十天量的意大利粉一樣，澳洲人對啤酒或酒精飲料有一種說不清的感情，在「世界末日」這個詞成爲瘋狂購物、囤積礦泉水和糧食的代名詞時，對此刻的澳洲遊客來說卻成了新一輪喝酒、開party的藉口。

酒店管理員用酒這招眞是「對症下藥」了。

「還有，」管理員故意賣着關子，「根據天氣預報，今天下午風暴將會過去，大家可以回各自的房間了。謝謝大家。」

他講完這些，繼續去工作了。

我悶着頭坐下來，不知道啤酒或酒精飲料和我有什麼關係。突然在腦海裡閃過一句話：隨遇而安，積極進取。這句老話此時此刻還眞是蠻管用的……很多時候，生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帶着恐懼生活。嘿，不爲過去的事耿耿於懷，也不爲未知的事憂心焦慮，只要積極過好每一天，你的未來一定就會很nice！

遊客酒店大堂避災 Chris Moran攝

颶風過後 Chris Moran攝

年夜飯

曾祥伍

人生在線

現在，生活水準提高了，很多人家連年夜飯都安排在了豪華的飯店。這樣雖然省去了不少麻煩，但年味卻淡了許多。我不禁想起童年時老家的年夜飯來。

在故鄉那個偏遠的小山村裡，過年依然帶着濃厚的鄉村遺風，人們都很重視年夜飯。說得誇張一點，莊戶人家忙了一年到頭，就數年夜飯最爲豐盛。平時要是有什麼好吃的，都習慣說「留等三十晚吧」。

爲了這一餐的年夜飯，歲月的車輪剛輾過臘月，人們便忙開了。精心地把豬餵好，希望在最後的時間多長幾斤膘，小心地伺候着雞鴨，生怕不小心被黃鼠狼叼走那就麻煩了。沒有雞鴨的人家，也要翻山越嶺十幾里路，去鄉場買回海帶、粉條之類的年貨。

轉眼間，就到了大年三十。父親一大早就起來了，他草草地洗了把臉，就把一家人召集起來分派任務。一般情況下，父親自己動手殺雞和下廚。母親則帶着姐姐掃院子，擦傢具，哥哥的任務是燒豬頭。按老家的習俗，大年三十要用豬頭祭奠祖宗，因此，這實際上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既辛苦又需要細心。我呢，則被安排去貼春聯、年畫，這也是我十分樂意做的事情。

那時，有一種帶有故事性的年畫十分有趣，一張年畫裡分成若干個小畫面，畫面下面有文字敘述，每個故事的組合少則一、二張，多則三、五張。譬如「楊門女將」、「三國演義」、「哪吒鬧海」、「霍元甲」等等。因此，我貼完家裡的年畫後，趁父親不注意，偷偷的跟幾個小夥伴一家家地看年畫去了。

待看完年畫回到家，看到堂屋的桌子上擺滿了酒杯、豆腐、豬頭、雞、魚等各種祭品。這是年夜飯前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祭祖程式。父親先把手洗乾淨，燃上一炷香，把一年來全家的大體情況和來年的心願，向列祖列宗「彙報」，祈求來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接着母親端上一杯酒和一塊肉，分別去敬「圈神」，祈求圈神們保佑六畜興旺，瘟疫不沾。

站在一邊的我，聞着那陣陣肉香，饞得直流口水，暗自埋怨父親怎麼不能快些。老家有個風俗，在祭祖結束前，任何人都不允許動祭品，用父親的話說，就是讓祖宗先「吃」，以表示對列祖列宗的尊重。就在我發呆的時候，聽見父親大喊一聲：小伍子，放炮。於是，我手忙腳亂地點着了早已經懸掛好的鞭炮。

一陣劈劈啪啪聲響之後，一家人圍坐在一起，開始享受一年中最豐盛的大餐。吃飯時，父親會把他認爲最好的東西分給母親和我們兄弟姐妹。他說一家人中母親最辛苦，理應享受最好的食物；而我們呢，是家庭未來的希望，也應該多吃些，快長快大。那其樂融融的氛圍，多年來一直縈繞在我心裡，溫暖着我。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但童年時那交織着親情的年夜飯，似清醇的陳年老酒，讓人痴迷讓人醉。

出籠紅糰

文淨

年節到了，鄉親們提前做好紅糰。用綠豆或糯米包餡、外皮染成喜慶紅色的紅糰，是故鄉人的年糕年餅。蒸紅糰需要墊底的葉片，鄉親們便上山去採葉，採那種栲木上的綠葉。

南國的冬天，有很多樹木是不落葉的，我們要找的那種栲木就不落葉。因爲它的葉片比其他栲木寬大，鄉親們都叫它「大葉栲」。總覺得那葉片是專門爲紅糰而生的，用起來特別靈便妥帖。有人用竹禾墊紅糰，墊的時候，就得把它那翻捲的竹禾打開；有人用雞蕉墊紅糰，墊的時候，就得用剪刀把多餘的葉面剪去。大葉栲則不一樣，它的葉片自然舒展，不捲不翹，抓起一雙紅糰，拿來一張栲葉，放上去剛剛好。一張張完整的綠葉托着一雙雙紅糰，輕輕地把它們放入蒸籠，紅欲燃，綠欲流。

小時候愛跟大人去採栲葉。帶一點乾糧，一隻麻袋，走了。幾疊栲葉能有多重？輕輕鬆鬆就能帶回來，還可以乘機到山上去，聽鳥叫，聽泉鳴。大人們一般不會專門去採栲葉，她們都會帶上扁擔、麻繩與柴刀，採栲葉的時候，順便挑回一擔木柴。到了山上，大人們先找柴，我們一開始就找大葉栲。穿過密密的樹叢，從這一棵採到那一棵，常常採得忘了時間。大人們砍好柴，採好栲葉，便呼喚我們回家，這時我們的麻袋裡往往已塞了鼓鼓的一袋栲葉。那麼多的栲葉用得完嗎？貪吃的我們總以爲，孩子多摘了栲葉，大人們就會多給我們做幾雙紅糰。

用栲葉墊紅糰，主要是起隔離作用，免得蒸熟了的紅糰黏住蒸籠底的竹條。墊上栲葉的紅糰入籠之後，灶火燒起，蒸氣騰出，你才發現它另有妙處。栲葉的縷縷清香，隨着蒸氣的上騰滲入紅糰，與紅糰裡的稻米之香、蔗糖之甜混合，織出一片森林與田園相交融的醉人氣息，在農家的屋子裡瀰漫。耕樵人家的怡然自得之情，彷彿也隨之飄灑而出。最動人的是蒸籠蓋打開的那一刻，隨着一陣熱霧滾湧而去，一個個紅糰如美夢初醒似的鮮活亮麗。把栲葉的兩頭抓起，一雙紅糰就出籠了……

古詩中的除夕和春節

魯先聖

文史叢譚

作爲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春節，實際上從年前的臘月二十三就開始了。瀰漫在每一個城市和村莊的節日氣息，會一直持續到二月二龍抬頭的時候。但歡度春節的高潮，應該說是自除夕始一直到正月十五的上元之夜。

這個萬民歡慶的時刻，自然更容易引發詩人騷客的翩翩之思。僅僅在我國的唐詩宋詞之中，歌詠春節的詩詞就不勝枚舉。

最著名的是宋代王安石的「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唐代孟浩然的「昨夜斗回北，今朝歲起東；我年已強壯，無祿尙憂農。桑野就耕父，荷鋤隨牧童；田家占氣候，共說此年豐。」也廣爲人知。

唐人盧仝《除夜》詩說：「殷勤惜此夜，此夜在逡巡。燭盡年還別，雞鳴老更新。明日持杯處，誰爲最後人。」宋人蘇轍《除日》詩說：「年年最後飲屠蘇，不覺年來七十餘」，兩詩都提及長者除夕飲酒的風俗。古代元日飲酒屠蘇的風俗，是因爲一個傳說，或說是一個故事：屠蘇乃草庵之名，有人居草庵之中，每歲除夜遺閭裡一藥貼，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於酒樽，闔家飲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姓名，便曰屠蘇。

「舊國當千里，新年隔數更」，「寒猶盡北峭，風漸向東生」，表達出古人對新的一年的希望與憧憬。而「衰殘歸未遂，寂寞此宵情」，則是人們對於未竟之願的無奈。

春節之名不言而喻，爲一年開春之始。前一夜爲何叫做除夕，則是光陰過去爲除之意。《詩經·唐風·蟋蟀》就有：「蟋蟀在堂的時候，一年之歲忽已晚矣。終歲勞苦，不敢少休，而當此除歲迎新之際，應該縱情歡樂：「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捨我而去矣。」這個解釋最貼切地道出了千百年來中華民族載歌載舞過春節的文化內涵。

唐代杜審言的《除夜有懷》：「故節當歌守，新年把燭迎。……興盡聞壺覆，宵闌見斗橫。」描寫了除夜的把燭迎新、宵闌見斗橫之通宵不寐的守歲以及興盡聞壺覆的射壺遊戲。

李商隱在《隋宮守歲》詩中說：「沉香甲煎爲庭燎，玉液瓊蘇作壽杯」，燃起名貴的沉香，庭院中火炬燈燭照得一片通明，舉起玉液瓊漿美酒，來祝賀新的一歲之開始。

白居易寫於六十歲的《除夜》：「病眼少眠非守歲，老心多感又臨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是平頭六十人。」洋溢着對生命流逝的感慨和生命仍然存在的恬然自得。是那種「七十期漸進，萬緣心已忘」的閒適和「堂上書帳前，長幼合成行」的愜意。

高適的「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千里，愁鬢明朝又一年」，將故鄉之思與羈旅之淒然交融在一起。元稹的「憶昔歲除夜，見君花燭前。今宵祝文上，重疊敘新年」，寫出了除夜之夕對亡妻的思念。